

“老法师”们情理兼顾化纠纷

——记虹口法院诉调中心人民调解员

□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法治报通讯员 郁玥 朱春叶

生活中总有些矛盾，游离在法理与情理之间，需要寻找更合适的方式去解决。这时，一位优秀的人民调解员在调解过程中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。

在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诉调中心，有这么一群老人，堪称法院的“老法师”。他们退休前可能是法官、检察官、警官、医生、公司法务、物业经理……退休后也不肯闲下来，愿以自己的法律专业技能、丰富的人生经验、娴熟的调解技巧，为虹口法院的调解队伍注入坚实的力量，帮助深受纠纷困扰的百姓，拨开云雾见天晴。



调解战线上的“老法师”们

本版图片由虹口法院提供

做法院的调解员 和社会调解员一样又不一样

刘勤英退休前是安徽法院的一名高级法官，退休后追随丈夫来到上海，成为虹口法院诉调中心的一员。多年的法庭生涯让她养成了追根究底的个性，一开始调解工作便停不下来，“中午她从不休，一吃完饭就立刻回来投入工作，每次让她休息，她都一定要把手头的工作完成才罢休。”其他老师提起刘老师的工作时都颇为赞许。

学会换位思考一直是刘老师在调解工作中坚持的原则。正是基于这一理念，刘老师在处理涉及家庭遗产纠纷的案件时，总能设身处地为当事人着想，反复沟通。有时一件调解工作，刘老师

要与当事人进行多达十几次的协调，耐心细致的工作作风与平日里风风火火的个性形成了鲜明的反差。

刘老师说，法院里的调解，和社会上的调解一样又不一样。一样的是为了解决纠纷的态度和秉承公平正义的决心，不一样的是作为法院的调解员，在进行调解的时候要更加依照法律，以法律事实为依据，情理兼顾。

一次，刘老师接手了一件遗产纠纷案件，当事人是一对姐妹和继父，因母亲去世前立下遗嘱将名下房产全给了继父，姐妹俩一时无法接受，遂将继父告上法院。

了解案情后，刘老师与律师多次沟通，对古稀之年的继父进行安抚，同时又邀请姐妹俩对遗嘱笔迹进行了仔细比对。在姐妹俩确认遗嘱系母亲亲笔所写之后，刘老师告知她们，根据继承法的规定，房屋理应由继父继承，同时也劝说继父体谅亡妻亲生女儿的感受，考虑社会历史文化传统，适当给予经济补偿。

在沟通过程中，刘老师兼顾了当事人双方的利益，为双方明法理、析情理，圆满地将纠纷解决在诉调阶段，既减少了当事人的诉讼费用与时间的负担，又让亲情不因打官司而消失。

便民利民 远程视频调解遗产纠纷

2017年开始，为加强“智慧法院”建设，提高司法效率和服务水平，虹口法院率先利用上海法院在线调解平台开展视频远程调解，胡翠华作为法院诉调中心的一名资深调解员，亲历并见证了远程调解的发展过程。

对于这群“老法师”来说，线上远程调解算是新奇的东西。面对新科技，平均年龄已过六旬的老师们，克服畏难心理，本着为民高效办事的初心积极学习使用。

近日，胡老师就利用远程视频调解了一桩遗产纠纷，成功化解矛盾。

当事人是五姐弟，母亲去世后，姐姐就遗产问题诉至法院，希望和弟弟们合理分配母亲的遗产。五姐弟分别住在全国各地，最远的在甘肃兰州，同时来法院进行调解难度较大，且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。所以，胡老师在案件调解过程中先采用电话沟通等方式，尽量避免当事人往返奔波，并在征得几方当事人同意后，采用远程视频调解的方式

为双方进行调解。

约好调解时间后，当事人便开始线上调解。姐弟几人多年未见，终于有机会能够一叙亲情，氛围温馨融洽。在胡老师的主持下，双方轮流发表意见，经过几个回合的调解，当事人最终达成一致意见。

谈到远程调解，胡老师认为，信息化技术免去了当事人来回奔波之累，方便快捷，但对调解员来说，却是不小的挑战。远程调解如何更规范便捷，是所有调解员需要思考的问题。



老有所为的人生更精彩

在政法条线干了一辈子的陈老师身体硬朗，曾经空手夺刃制服吸毒信人员，并曾荣获“上海法治宣传教育先进个人”、“上海市禁毒工作先进个人”等荣誉称号。

如今重回法院，陈坚依旧保持着每天锻炼的习惯，凭借良好的身体素质继续奋战在诉调一线。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，在他手头解决的调解案件便有两百余件。

陈老师曾经在法院工作近二十个年头，具有扎实的审判工作功底。如今，对每起经手的案件他依然保持着

首先阅读卷宗的习惯，第一时间便逐项检查当事人的证据材料，对于缺失或存在瑕疵的材料及时通知当事人补齐。

离开了审判岗位，陈坚依然饱含深情：“希望帮一线的法官减轻负担，多节约时间解决更多的案件，也能为群众减轻诉累。”

在诉调中心，接触最多的便是继承、民间借贷、财产等纠纷。上个月，陈老师刚刚接手了一起财产纠纷案，当事人三兄弟的母亲不幸遭遇了车祸。事后大哥认为平安保险公司给母亲的赔偿不合理，遂聘请律师起诉为母亲争取了

更多的赔偿费，却被两个弟弟质疑多占了这笔钱，闹到法院。

陈老师了解后，让大哥出具了当时打官司各项费用的证明材料，自己逐项核对，并对于其中一些没有单据的开支也进行了合理性判断，又找到两个弟弟进行反复解释、沟通，希望他们的兄弟之情不要因为诉讼而消弭散尽。

面对繁重的调解工作，陈老师并没有一丝不耐烦：“我们的调解期限是两个月，对我们来说最多两个月的辛苦，却能帮他们解决之后更长时间的亲情困扰。”

